

史志考辨

# 从一则校勘说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

□黄公山人

陈庆槐（清乾隆五十五年定海进士、内阁中书）有《春日家园杂兴》组诗，其二曰：

地僻春深昼漏长，闲烧心字一炉香。  
临风蛛网筛蓬户，积雨蜗涎篆墨庄。  
入我裋中兰满室，寄人篱下笋成行。  
倦游只觉田园好，怕逐行云出岫忙。

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（藏英国国家图书馆）中，此诗有黑朱两批。黑批云：裋中于兰太褻。朱批云：裋中原是法（活、污）相，何妨。

## 法相？污相？活相？

黑批者冯培，仁和（今杭州）人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官至户部给事中，致仕后掌苏州紫阳书院；朱批者李鼎元，绵州（四川绵阳）人，号墨庄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官至兵部主事，善诗文，诗近苏黄，“绵州三李，墨庄为最”，时人目为西蜀诗坛一大家。

三李，李调元、李鼎元、李骥元。李调元年纪最大，是后二李的嫡堂哥，声名最显，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，有“川剧之父”“川菜之父”之称，我们今日能欣赏川剧之变脸，品尝川菜之美味，还得感谢这位李调元。但“其自著童山诗文集亦不甚警策，词则更非所长”，故有“墨庄为最”之说。

李鼎元、李骥元是亲兄弟。这李家有“叔侄一门四进士，兄弟两院三翰林”之说，李调元的父亲李化楠乾隆七年进士，李调元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李骥元乾隆四十九年进士，很是厉害。

法有活、污多说，实则因为稿本批语系手写，字迹费眼费思量的关系。此字见图，有说“法”，有说“污”，有说“活”……不一而足。

裋，为合裆的短裤，平民日常所穿。冯李两批，表意是非常清楚的。冯培觉得裋为褻衣（《玉篇》），与高雅之物兰花不相配。而李鼎元与冯培同年，直言相对：何妨？

李翰林兴致太高，随阅随批，字迹一时潦草，给我们后人留下一桩“公案”。

## “法”焉？“活”焉？“污”焉？

此字竖不出头，难怪有人认为“活”，有人认为“污”。但从句意去解，“活”“污”皆不足取也。

墨庄既然认为“裋”“兰”同用无妨，自然不会是“污”了。而“裋中原是活相”，不如“法相”更贴切。

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目前有两个版本出版，一是全彩影印本，收入《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》，编者郑杰文、刘心明，中华书局2021年12月出版；二是校勘整理本，整理者项永琴，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陈庆槐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十五卷及《借树山房诗钞》抄本五卷为底本，以浙江图书馆所藏光绪十六年刻本为校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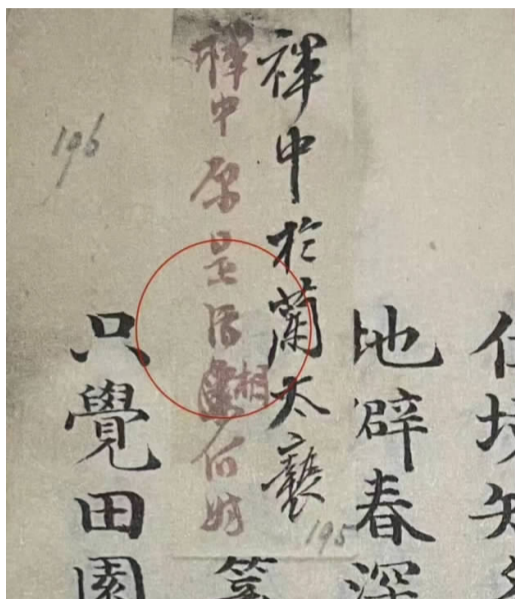
校勘整理本中，此字也被认定“法”字。

## 法相如何理解呢？

本人读至此，首先想到的是刘伶轶事：刘伶恒纵酒放达，或脱衣裸形在屋中，人见讥之。伶曰：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裋衣，诸君何为人我裋中？（《世说新语》）。

以居室为裋衣，应自此始。“入我裋中兰满室”，陈诗人用的正是此典。

道学先生冯培不识，而李鼎元一眼识破，称



为“法相”，善矣善矣。

乡贤陈庆槐老先生开我舟山一朝科运，“本朝定邑无成进士者，自予始。”

科举考个进士，其中艰难，难于上青天。

乾隆五十五年，岁在庚戌，清高宗八旬恩科，取士一百零二人。一省三鼎甲：石韞玉吴县人，洪亮吉阳湖人，王宗诚青阳人。

名士洪亮吉，正是陈庆槐同榜。同榜还有乾隆朝著名诗人，与黄仲则一时瑜亮的张问陶。张也是陈的好友，在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中留下诸多批注（注：黄有清诗第一之称，清后凡称文人，必读《两当轩集》。民国尤盛。稿本有张问陶亲笔批注，生色不少，升值颇巨）。

张问陶天才横溢，与袁枚、赵翼合称清代“性灵派三大家”；被誉为“青莲再世”、“少陵复出”，清代“蜀中诗人之冠”。

张陈两人诗酒往来，交往颇深。“多少诗中老名士，因君不敢小舟山”，所言非虚。

一百零二人，应三（陈庆槐字）最年少。陈是乾隆三十一年生人，中进士之年25岁。他当时有诗记录中进士后上朝谢恩情境心境：

御炉烟篆散彤墀，黄甲初传日上时。  
闾阖衣冠经眼见，髻年曾读早朝诗。  
琼林轶事少传闻，乡国难征献与文。  
一夜春光渡蛟水，杏花红过海东云。

## 此稿本为海外孤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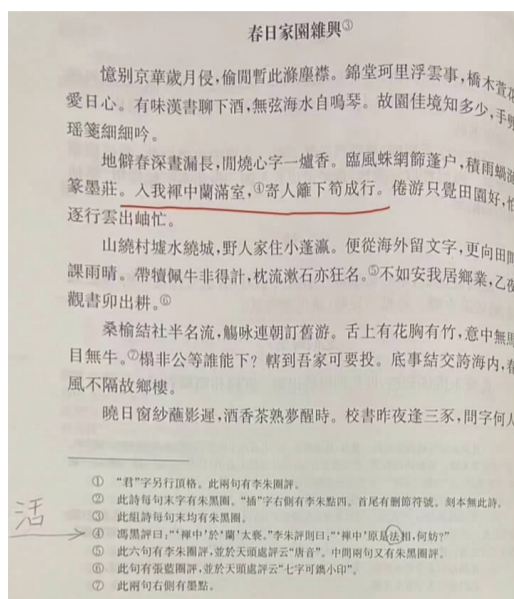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两个版本的源头都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。国内之所以能得到这一稿本资料，全赖山东在2017年启动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。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郑杰文正是这一工程的首席专家；烟台大学副教授项永琴是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，参与全球汉籍合璧工程。

在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相关介绍中，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作为海外孤本，成为稀缺汉籍代表，屡屡提及，足见其价值非凡。

工程建设者称，此本汇集张问陶、李鼎元、朱文治、冯培、邵葆祺等人的评点圈评，可以欣赏陈庆槐诗歌的独特风格，感受定海的民俗与历史，更能领略其不同朋友迥异的性格风貌，凸显了稿本孤本价值。

古籍稿本，称孤本往往是多此一举。因陈庆槐手迹存世有没有还是一个谜，所以现在尚不敢称此稿本是否为陈亲笔，他人誊抄稿本也有可能。但张问陶、李鼎元、朱文治、冯培、邵葆祺等人的评点圈评，可断为亲笔无疑。

对我们舟山来说，有清代刻印的本地诗人诗集一共才三种：《借树山房诗草》（有数种版本）、《白华山人诗集》（厉志）、《三瓮老人诗集》（曹伟皆）。目前，曹伟皆的《三瓮老人诗集》下落不明，久已散佚，是为憾事。而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之发现，可谓喜事大事。年前校勘整理本出版，在本地圈内人士中引发一拨抢购潮。已有潜心向学者，重金购置《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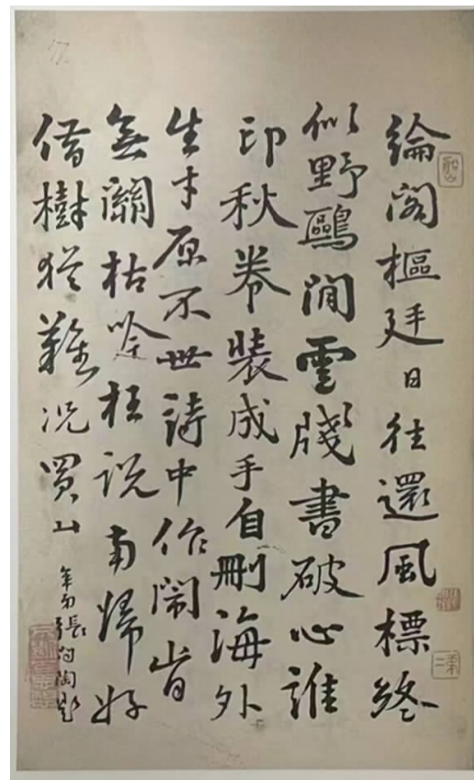


献丛刊》全套30册，以求一册《借树山房诗草》全彩影印本，用来对校校勘整理本。均为给舟山文化建设和添砖加瓦、修桥铺路之好事，功在当代，泽被后世，善莫大焉。

这本稿本是如何流播到英国国家图书馆的？按说稿本是珍藏在诗人家中的，再说又是经过众多名人好友批注评点过的，更应珍惜。

本人断言：此为当年英军侵占定海后搜刮所得，后带到英国之物也。

1840年7月，英军攻占我定海，拉开中国屈辱的近代史。我们对战争的过程研究颇多，对国家外交层面的研究也不少，但对英军在定海的长达五六年占领期间的情况，研究较少。对英国或者说欧美西方国家对舟山研究关注的情况研究较少。今著此文，拾掇关注此稿本之间的一些零碎，旨在补白破题、抛砖引玉。



张问陶贺诗

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

本版与市政协  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 
第1205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